**系列报道《百年南开》第二篇：**

**为“能”面壁 九死不悔**

主持人：跨越百年历史，南开大学以“知中国，服务中国”为办学宗旨。为理想、为国家，一代又一代南开人可以面壁十年，燃烧自己而不悔。他们践行着“允能”之校训，“公能”之品格，为民族、为国家奉献出累累硕果。系列报道《百年南开，弦歌不辍》今天播出第二篇：《为“能”面壁 九死不悔》。

**2019年教师节，恰逢古典诗词研究专家、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叶嘉莹归国执教四十年。南开大学特地在学校大礼堂举办了一场纪念大会。知名主持人白岩松在现场，深深地向叶嘉莹鞠了一躬。**

**（录音：一路走来，最初叶先生就像一个火柴，一路点亮，然后众人追随；点到今天变成了一支火炬，她不仅光耀，而且照亮前方的路。叶老师，节日快乐！……掌声压混）**

**今年95岁的叶嘉莹回以谦逊的微笑，她身着一袭淡紫色长衣，灰白的短发经过精心的打理。无人能想见，这是一位大病初愈的老人。叶嘉莹说，自己接下来还要为古诗词的传承再做一件事。**

**（录音：我幸而，病而未死。所有中国的诗词歌赋，甚至于元曲杂剧，我都曾经朗诵过了。我下一件事要做的，就是把我当年的吟诵，我要请人整理出来，留给后面的，年轻的学生们。）**

**为了中华诗词这份事业，1979年，颠沛半生，致力于对外传播中华古典诗词的叶嘉莹开始回国义务讲学。这时，她已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终身教授，可谓功成名就。**

**（录音：听说国家恢复了高考，马上我就申请自费回国讲学。吟诵是我们中国重要的一个传统，只有中国才有的。我们的吟诵还是要流传下去。）**

**后来，叶嘉莹来到了南开大学。在西南村的家中，她把自己的工作桌放在家里一进门右手边，桌上堆满了当天要完成的工作。**

**（录音：有的稿子要看的，校对要看的，就是今天一天摆满了这一桌子。这一辈子也不会干别的事，只会教书哇。我这人所以她们就笑我是苦行僧加传道士。）**

**虽已近百岁高龄，叶嘉莹时常工作到深夜——她在与时间赛跑。她不求名利，甚至将自己所有的财产都捐赠给了南开大学。她竭尽所能，要把民族文化遗产传递给后来者。**

**（录音：我就还要为国家、为后代的人，留下一些个我们中国几乎失传的吟诵。也希望能够上对得起古代的诗人，后对得起来者的学习的学生。）**

**大学之魂，在于大师。百年南开史，从不缺如叶嘉莹般燃烧自己，只为更好服务中国的“先生”们。**

**二十世纪三十年代，《大公报》开始定期刊载“南开指数”，记录当时华北及天津、上海等主要城市的物价指数、外汇指数等关键经济学数据。这份指数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学的重要基石。它的编纂者就是民国四大经济学家之一的何廉，和他创办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。**

**1926年，何廉从美国耶鲁大学归国，来到南开大学。那时的大学教育，老师照欧美教材讲课，学生背定义应付考试，毕业后甚至不懂中文报刊金融版面的文章。何廉打破了这种模式。他带着学生跑市场、跑码头，编撰出“南开指数”，不仅填补了天津这座工商业重镇的经济学空白，形成了世界影响，更重要的，一种“实地调研做学问”，用现代化的科学修身报国、服务社会的理念在南开传承下来，直到今天仍焕发着青春朝气。**

**南开大学经研所现任所长刘刚，2001年从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毕业。他的同学大多留在了北上广，但南开大学“知中国，服务中国”的理念吸引他来到了天津。**

**（录音：我觉得西方的企业理论对中国经济解释是乏力的。那个时候知道经研所是在做中国化的经济学研究，对我是有很大吸引力。）**

**刘刚到南开大学后的第一个课题就是天津自行车产业。他兼收并蓄，没有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，而是着重调查研究。**

**为了打破“闭门造车”的怪圈，刘刚近20年来带着学生走遍了中国各个省市，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、扶贫攻坚、数字经济、新一代人工智能等问题进行调研，形成了上百份报告。刘刚说，扎扎实实地做学问，换来的是国际上的话语权和解决中国问题的良药，也培养了人才。**

**（录音：我曾经03年给一个日本学者，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教授，我们当时发生争论。我当时我说，你错了，我说你不了解中国。就这个争议以后，老先生对我特别尊重。我有个学生叫李强志，现在在工信部的信通院工作。因为他刚毕业，就他写了一份报告就是“互联网+”方面的报告。李克强总理是当场批示，批示完他就被紧急就抽调到国家发改委就是起草这个文件。）**

**面壁十年图破壁，梅花香自苦寒来。为了能服务国家，服务民族，为了能做到最“能”，南开人往往肯下笨功夫。**

**南开大学西南村里，记者见到了农药科学领域泰斗、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南开大学教授李正名，尽管年近9旬，他满脑子想的仍然是如何让自己开发的除草剂更好地服务更多人——这是他一生的追求。**

**1953年，李正名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归国留学生，在乡下考察中亲眼目睹了当时农村的贫穷后，决心要创制适合中国国情、属于中国自己的农药。为了实现我国农药生产“零”的突破，李正名带领团队将突破点瞄准了“除草剂”。他们跳出国外几百项专利保护范围，自主设计合成一批新的结构分子，并从上千个结构中筛选出最有效的两种成分，前前后后摸索了十几年。李正名介绍说：**

**（录音：就是我们在天津郊区，我们自己带了药下去做。这个用了以后呢，所有杂草都死了，就这个狗尾草不死。当时呢我自己呢，啊，有个逆向思维。同另外一个教授，他是搞生物的，我说能不能找到一个作物啊，同狗尾草同一族的？他说，有啊！谷子小米就是狗尾族。这样话我们才想到用到谷子上面去。)**

**就这样，这种“超高效除草剂”开始在全国各地的谷子地中示范推广。每亩地只需使用1到2克，就能达到平均97.6%的防治效果。毒性仅为普通牙膏的五十分之一到百分之一。可李正名还没有停下脚步。南开大学化学院2014级博士刘敬波说：**

**(录音：先生就是经常提出一些关键性的问题。下着毛毛细雨，先生还骑着自行车来实验室跟我讨论问题。就是作为一个年轻人来说，还不如老先生这么刻苦。这件事儿对我激励非常大。)**

**允公允能，日新月异。百年南开大学，恰与中华民族从站起来、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步调合拍。为了民族复兴，一批批南开人始终以“公能精神”为鞭策，在各自的领域成为低调的“脊梁”。面壁十年、二十年，只为向着“最能”的目标做出踏实的贡献。**

主持人：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报道《百年南开，弦歌不辍》的第二篇：《为“能”面壁，九死不悔》。明天的同一时间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巍巍南开，允公允能，日新月异的故事。